

长相忆

阮朗中篇小说选[下]

- 长相忆
- 第一个夹万



四川人民出版社

长相忆

阮朗中篇小说选

(下)

长相忆

第一个夹万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戴 卫

长 相 忆（阮朗中篇小说选·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3.25 插页4 字数392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400册

书号：10118·559

定价：1.65 元

下集目录

长相忆 1

第一个夹万 311

长 相 忆



〔 内 容 提 要 〕 《长相忆》生动地描写了印尼华侨秋生一家与印尼姑娘雅蒂一家以及印尼人民共同打击日本、荷兰占领者的战斗友谊，同时揭露了印尼政府反华排华造成秋生与雅蒂生离死别的丑恶行径；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春天般的温暖。

苦难岁月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一日，印度尼西亚突地又处身荷兰“骷髅师团”的矛头之下，爪哇四大埠——雅加达、万隆、三宝瓏和泗水，变成了荷军的出击据点。……

这使两年前才结束了三百四十多年殖民地悲惨命运的印尼乡亲，愤怒地举起拳头，举起枪来！椰林悲壮地呼唤着，为英勇抗战的儿女奏起雄浑的战歌……

林添福带着九岁的儿子办货回家，心头嘀咕着这几天风声不好，到处传说荷兰人又要动刀动枪了。市面开始混乱起来，但显然大家还在有所期待：希望这些传说仅仅是传说，真正的战争不会再来。在印尼，不管你是当地人或者外国人，悠长的苦难岁月，使人一提到战争就摇头，犹似想起了哪一年悲惨的大瘟疫。

九岁的秋生也见过战争，但年纪太小，战争在他记忆中只

是一天到晚逃个没完，不是妈妈抱，就是爸爸背。太阳晒得哭，大雨淋得哭，肚子饿得哭，凭记忆他也不喜欢这种恐怖的旅行。但他感到“遗憾”的是，报纸上、图画中、银幕上的飞机大炮机关枪，特别是炮弹开花那一种天摇地动的场面他没有见过。他小心眼儿里确乎想见识见识，可是再一想这种东西会杀人，而被杀的说不定就是雅蒂——和他一起长大的隔邻女孩，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时，他又不希望见识想象中的战争了。

但连他也能依稀听到：荷兰侵略军的皮靴声，是越来越近了；也就是说，他曾经希望看到，但又不想碰到的打仗，如今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镇上来了。

于是，秋生也变得敏感起来，不再纠缠爸爸买这买那，乖乖地跟在他背后，自吉都州搭了一段车，随着他父亲连人带货的巨大影子，穿过椰林，越过菜园，沿着马路，匆匆忙忙回到昂望镇来。

昂望镇比吉都州安宁一些，但学校操场上的气氛十分紧张，老校长站在凳子上，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腔，不再和颜悦色，变得非常激昂。爸爸闷着头走，似乎没注意到这些，更没有看见场上挤着不少居民，秋生便说：“爸爸，看！”

“有什么好看的！”

老校长沙哑高亢的声音在说：“大家回家去，暂时不必上学！”这使林添福吓了一跳，进场放下货包，悄悄地抹汗听老校长说下去道：“今天，同学们上过‘最后一课’了，荷军已经从万隆出发，什么时候到这里来，谁也不能说，”他举出拳头：“我们是要抵抗的！”他大声喊：“刚才接到电话，政府已经派沙里尔做巡回大使，在昨夜坐飞机出国，向联合国呼吁去了。”

学生们和街坊们顿时诅咒起来，人丛中有个大嗓子大声说：“校长，荷兰人到底又为什么？”

“荷兰不欢喜我们独立，”老校长愤怒地说，“荷兰人今年一月底制造了什么‘东印尼共和国’、‘大东共和国’、‘马都拉民族统一会’，五月间又唆使巽他族在万隆开会成立‘巴巽他邦’，宣言脱离印尼共和国；西婆罗州又来一个建国，这一连串恶毒做法，都在使我印尼各邦分裂，他们要亡我们的国呵！”

学生们和街坊们也愤怒地咆哮起来，他们哀怆悲愤地交谈着、喊着、跳脚、有人哭泣，老校长双手齐摆，沙哑地说：

“过去我们退让，一直退让，已经到了底，再也不能退让了，否则只有灭亡！我们可以看见，有人在撑荷军的腰，给荷军海陆空新式装备，今年四五月间，荷军又源源不绝，开到我们领土上来了！他们控制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各港，封锁我们的航运和贸易。大家记得到五月底荷军还向我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他抹汗，“为了不想流血，忍痛退让了，我们屈辱，荷军还不满足！”老校长声泪俱下：“荷军背后有人撑腰，竟提出了组织联合宪兵的苛刻要求，大家明白，我们再也不能接受了！”

“不能！”人们暴风雨似的呼喊着重。

“是不能！”老校长抹抹眼泪说：“政府因此拒绝了荷兰的要求，于是荷军布置了新的侵略，”他咬牙切齿，一字一字地沉痛地说：“战争，又在昨天爆发，荷军向我们这边来了！”

“昨天！”秋生拉拉爸爸的袖子低声说：“昨天就——”林添福烦恼地制住他道：“听校长说！”

“我们不要战争！”老校长摇头道：“但战争不饶我们，我们，”他声音高亢，“我们快准备起来，听候政府的安排吧！”他声调沉痛：“同学们，乡亲们，当我们独立初期，荷兰人联合外国兵对我们进攻，今年二月间，英国兵从印尼撤退，停战了，大家透了口气，也缔结了林芽椰蒂协定，满以为好日子快来了，想不到又有别的国家在打我们的主意！他们拿军火、钱、物资供应荷军，帮助荷军破坏林芽椰蒂协定与停战协定，重新发动战争，”老校长凄然大喊：“让他们来吧！我们也不想活啦！他们在荷兰，我们在印尼，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难道我们印尼军队在荷兰杀人放火，侵占他们的领土吗！”

人群骚动起来，有几个女人已经忍不住哭泣。挨着校门的人突地往外观望，远处沙尘滚滚，有一辆汽车从吉都州方向驶来。因为只有一辆，没有引起不安。校长倏地肃立，沉重地宣布：“现在我们举行一个升旗礼，把我们印尼庄严的国旗，在我们印尼的领土上高高升起！”他老泪纵横，颤抖的右手徐徐向上，激动地说：“高高升起！”

人们才发现紧挨着校长站立的凳子面前，学生们的乐队早已准备着，旗帜立刻在乐队激动的乐曲中冉冉升起，鼓声落在每一个居民心上，喇叭导引他们奋发，铜笛似乎在呼喊。夕阳映照瑰丽庄严的旗帜，每一个人脉管里奔流着愤怒的血液……

就在极端肃穆的时刻，田边那辆军用吉普停止在学校门外，四名卫士前面立着一个军官，五个人立正着，眼睛一齐注视着国旗，右手在向国旗敬礼。

“校长！”军官待旗子升到顶，抢过去道：“正好我有话同你们说。”校长忙不迭从凳子上下来，抹抹眼泪道：“请，请。”

“乡亲们！”军官左手按在佩枪上，右手朝两撇胡子一按，大声说：“不用害怕，荷兰人又来了！”他咬咬牙，“昨天从万隆出发的荷军，一路侵犯井里汶，一路侵犯牙律，他们很可能到这里来，我奉命在这里守卫，”他咽了口唾沫，“大家知道，荷军有新的海陆空装备，我们暂时不同他们打硬仗，大家准备上山去吧！”

待人们杂乱的声音停止下来，军官豪迈地笑道：“我知道大家会应付得很好的，打日本鬼子时大家有了经验，打荷兰人也不是第一次！”他的语调转为愤慨：“我们不是在荷兰土地上作战！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侵略者，”他大声喊！

“全世界会同情我们，谴责荷军的！”他的声音微颤：“刚才我看见你们在傍晚升旗，这使我流下了眼泪，我浑身都是伤疤，想不到今天还要流血；我们三百四十多年的苦日子还没过完，我仿佛看见我们的国旗在哭泣……”肃静中不少人哽咽着，他自己也抹了抹眼睛，“自从荷军进犯印尼以来，我们印尼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长辈，从来没有停止抵抗过。”他举起右手，举出几个著名的战役与抗荷英雄名字，大声说：“让我们学一学苏拉巴帝、帝波尼哥罗、杜安古伊曼和杜古乌马他们吧！他们永远为印尼人尊敬，他们今天同我们在一起抵抗！”

站在他身边的校长大声说：“请你吩咐吧！”

“好！”军官道：“上山并不等于逃避，相反的是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不能够浪费一点点人力和物力。大家都懂得，

虽然不一定到处都要焦土抗战，可是这种决心应该有的！至于怎样疏散、怎样耕种、怎样开荒、怎样戒备、怎样作战等等问题，我们今晚就开会同大家商量，并且指定疏散方向和地点，希望明天以内，统统撤离昂望镇。”他向越来越多的人丛中望了望，“中国人不必上山，因为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可以在这里照样做你们的生意、种你们的菜园。不过，荷兰人会不会对你们动粗，这个我不能担保。”

“爸爸，”秋生说：“他提到我们了！”

心情恶劣的林添福头也没回，对儿子道：“别吵，听他说完。”

“我的话完了，”军官搓了搓双手道：“我们的人随后就到，进行紧急安排。现在请大家回家去收拾东西。”他俯下身子同校长说了些什么，然后再宣布道：“我们就在学校里成立指挥所，大家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拉督（镇长）和彭姑鲁（村长）。”

人群开始分散。似乎整个镇上的人都已集中，操场内外密密麻麻都是人头，三个一堆，五个一堆，人人为了明天发愁，对荷军诅咒。年轻人一群群往军官方向集中，要求他马上收编成军，立刻展开卫国保乡的战斗。

但在林添福来说，他心头却涌上说不出的忧愁。破坏安宁日子的荷兰人就要来到，根据往昔的事实，在荷兰人的鞭子下，中国人同印尼人一样遭杀戮、受侮辱、被打劫、遭欺凌。——但林添福不是印尼人。

人群似潮流，声音震天响，但林添福是寂寞的，日本强盗蹂躏他故乡广州湾的时候，他在异域；日本强盗蹂躏他第二故

乡印尼的时候，他多少为两个国家的正义反抗出过力，如今另外一场风波要来了，印尼方面告诉他照常生活，他的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只是含糊地通知他们：一旦荷军侵入，他们不该离开城镇下乡上山，在危急时可以躲到“国际性的公共建筑物”去，“天呵！”林添福哀痛地想：“空空洞洞，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赶吗？”

林添福忽地又感到惭愧起来：同印尼人相处几十年，众多的中国人和印尼人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友谊，如今却在他们面临生死边缘时，要离开他们了。林添福首先想起了一个个巴刹里的熟朋友，一间间亚答屋里的熟面孔，想到了相处几十年的邻人们，特别是贴邻勤恳俭朴的拉威夫妇，他同他们相处如兄弟，而他的儿子秋生，更与拉威的女儿雅蒂同一年诞生，已经有九个年头没有分离……

于是林添福同几个老乡毫无头绪地商谈起来，一家开米较（轧米厂）的福建人表示了莫大的隐忧，一家种菜园的广东人建议同那个军官谈谈，大家同意了，可是那个军官已给水泄不通的居民围住。印尼人正面临生死关头，他们是有说不完的事情待料理，林添福决定先回家再说。

他们花了好大的气力挤出学校围墙，秋生眼尖，发现了拉威一家，激动地喊了声：“雅蒂！”便一个劲儿奔了过去。拉威瞧见林添福，苦着脸朝他点点头，于是林添福连人带货来到了他身边，十几个人干站着，吸着烟，默默无言。那情形有如几年前林添福的父亲死去之前，乡亲邻里围在他的床边，人人心头压上一块重重的铅，却没人开口似的。

“雅蒂，来！”秋生同她手牵手一齐走到对面屋檐下，背

挨着墙蹲在那儿，四只小眼睛滴溜溜捕捉面前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每一声愤怒的叫喊或者凄凉的哭泣。特别是有人拿出鸟枪、匕首和日本马刀来，两个孩子又兴奋又害怕，两个小肩膀紧紧地挨着，注视人们不停地走动，到后来学校操场上年轻人排开了队，军官和他的助手忙不迭在队伍里穿穿插插。部分店铺已经阖上了门，夕阳早已下山，天色突地格外阴暗起来……

“秋生！”林添福喊道：“回去！”

“雅蒂呢？”秋生问。

“雅蒂，你跟爸爸去。”

“雅蒂你回家！”拉威在人丛中向她挥挥手，说完又烦躁地扭过脸，于是雅蒂跟着林家父子俩先回家去。

.....

大地已经入睡，但昂望镇失眠了。棕油灯黯淡的光芒下，人们正在为明天上山而忙碌着。大人们大都变得烦躁而紧张，这使孩子们时常受到呵责，哭泣声此起彼落。“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人们都在这样想，但人人可以自己回答，可是人人不能满意自己的回答，因为这不能抱怨自己的命运，同时更不能抱怨自己的祖先，他们从没有开罪过荷兰人，不应该在他们下一代身上不断地得到“报应”……

林添福在门前发怔，赶跑了心爱的狗，喝开了儿子秋生，甚至不希望妻子同他说话。他凝视着披头散发的椰树，听椰林在风中凄切呼唤，越听越烦，对“明天怎么办”下不了决心。他的嘴唇干裂，但继续拼命抽烟，好象一到明天抽烟就要禁止似的。突地拉威的声音在喊：“彭姑鲁来啦，彭姑鲁来啦！”

接着两个黑影出现在他身旁。林添福心想：“村长找我干什么？”便请他俩入屋坐了，面色沉重的村长把纱笼半披在肩上，犹似京戏里的一个什么大将那样，但眼睛里对他迸射着期待的光芒。

“阿彭（老哥）！”村长开口道：“明天，我们都要上山去了。”

林添福愁眉苦脸地点点头。

“阿彭，”村长道：“我们相处几十年，大家的感情很不错。”

拉威等不及，大声地叹了口气道：“添福，彭姑鲁有事找你。想拜托你：如果荷兰人来了，我们还不能赶他们出境去，可是在山上没吃没穿了，希望你们帮忙，不时送盐送米送东西，”他加一句，“还有药品和纸烟。”村长马上加一句：

“当然会给你钱，给你比较厚的利钱，——你说好么，阿彭？”

起初林添福不知道村长为什么找他，如今明白了，他同妻子交换了一个眼色，妻子垂下了头，表示没有意见。秋生却稚气地开了口：“爸爸，我去送！我认识山路！我同雅蒂常常上山玩，找东西吃。”

“胡说！”林添福摆下了父亲的尊严，又显示出人的尊敬，他挺一挺胸脯，透了口气道：“彭姑鲁，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真太好了，真太好了，”村长感动得流下眼泪：“有你帮忙，我们在山上也放心了。等到赶跑荷兰人之后，我们一定会重重地谢你。”

“别这么说，彭姑鲁。”林添福道：“我们三代在印尼，

多谢你们好招呼，现在你们大难当头，帮帮忙是应该的。荷兰人也曾经打过中国，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占领台湾，后来给郑成功赶跑了。”他苦笑：“中国同印尼的敌人是一样的，还有日本，我们给日本害得惨，你们还不是一样？”

“太好了太好了，”村长使劲抹眼泪：“在这个时候，有这种朋友……”他告辞道，“我们要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打个呵欠：“明天我们就上山，你同我们联系呢？”他指指拉威：“先让拉威同你接头。”接着拉威悄悄地对他讲：“我的小菜园，交给你了。”林添福突地执住了他的手，哀怜地说：“拉威，你的日子也很苦，全家上山，小菜园便没人管，我当然可以招呼，只是我倒有个好主意，你租给我！”

“租？”拉威诧异地问：“我的菜园你租？”

“拉威，”林添福道：“我的力量并不大，可是租你的菜园还可以，这样你就不吃亏。这样吧，我知道，你的菜园有二十四个兰堆，只差一个兰堆，便是一亩了，地头出产也不错，光是香蕉就有两百多株，亚答屋也是现成的，我给你一百五十盾吧，你回来，就还你。”

拉威大颗大颗泪水掉下来，几乎想大声哭，哽咽了一阵道：“我、我、我，我拿你一百盾吧。”林添福说：“不成，你连母亲、雅蒂有四个人，——”拉威说：“一百——”林添福道：“百五！”最后村长紧紧地执住一人一只手道：“好兄弟们，我很高兴，也很难过。这样吧，你付给一百二十盾，谁也不要谦让啦！”突地雅蒂的哭声自屋外传来，秋生一纳头便冲了出去，原来她同妈妈正上林家，碰上两人正在为菜园让价，拉威的妻子不便插嘴，想回家，但孩子不干，于是一个

拖、一个拉，终于妈妈气力大，急得雅蒂哭起来，秋生还没说什么，村长同林添福、拉威都出来了。拉威把林家租菜园事，一五一十说给她听，其实她已经知道，谢过林添福再上他家去找他妻子道谢，又回过头来对丈夫道：“我来找你收拾东西——”拉威道：“你先动手吧。”他指指村长：“我还得同他去开会，反正今天是睡不成觉的了。”

眼看人们有的去学校，有的回亚答屋，秋生道：“雅蒂，明天，你们都上山了。”

雅蒂轻轻地撕着椰树皮，忽地反问道：“你说在山芭危险还是留在镇上危险？”

“当然留在这里危险，”秋生学着成人的说话姿势：“荷兰人来了，三句话讲不清，砰砰砰！”

雅蒂打了个寒噤，挽着他的手，央求他说道：“那你们还不跟我们一起走？”秋生又学着成人的口吻道：“我们是外国人，”他特别拉长这个名词“没关系的。”拉威太太边叫边过来道：“雅蒂，雅蒂，快回去收拾东西。”

“妈，”秋生对跟在她背后的母亲说：“我也去。”

“不不，”母亲说：“她们明天要走，别打扰人家了。”可是孩子不依，雅蒂却要秋生一起到山芭去，于是两个为战争、为别离、为恐惧、为愤慨哭红了眼睛的母亲，又不得不哄着孩子：“好好，明天你们一起走，一起走……”

“走呵乡亲们！”第二天一早漫山遍野挤满了流离的行列，背的、挑的、抬的、扛的，男女老少诅咒着。雅蒂的喉咙都哭哑了，秋生一直送她送到山脚下。林添福夫妇他们在道旁一个个点头默默地送行。天空没有飞机，附近没有炮声，强烈